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二十二種

經濟學理論

W. S. Jevons 著

晏瑞麟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PDG

譯 序

一

數年前的某一天，晤見周憲文兄，談及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有翻譯經濟學名著的計畫，他勸我也擔任一本，並說 W. S. Jevons 氏的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是一本好書，不妨試試。我對於經濟學理論，只在大學裡攻讀過兩門課程：一為必修的經濟原論，是福田德三先生講授的；一為經濟學史，是大塚金之助先生講授的。由於這兩位老師學殖精湛，教學嚴格，使我對於經濟學理論之源流派別略有所窺，年終考試，勉可及格，但談不上有何造詣。憲文兄提及 W. S. Jevons，我就回憶起攻讀經濟學史時對於這位傑出的經濟學者之淡薄的印象。於是找到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這本原書，先讀一遍，看看我對於翻譯這本書能否勝任，如果其原文像 Adam Smith 的「國富論」或 David Ricardo 的「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那樣艱澀糾纏，我就要敬謝不敏了。

學習外國語文，我非上駟之才，早年只在黃梅鄉間私塾裡讀線裝書，16歲纔開始學英文，從初中到高中在武昌博文書院學習了六年，教員都是英國的傳教師，教督十分認真，總算培養了一點閱讀英文的能力。其後到日本留學，日與日文為伍，間或涉獵若干英文的參考資料。畢業歸國在銀行裡工作，所用的都是中文，只於公餘翻閱一些性之所近的英文書刊而已。數十年來，對於英文沒有進修，自亦無進步可言。此次懷着要擔任翻譯的心情來讀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這本書，發覺原著者 Jevons 先生文筆犀利，說理透澈，詞句優美，充份表現出他的學力與才華，讀起來幾至愛不忍釋。我在此處願插一句話，就是凡治經濟學的人如果想要進修英文並改進其治學的方法，最好選讀這本書。因此我很樂於看見這本書能夠譯成中文。不過我自己究竟適於擔任此項工作與否，我

並沒有堅強的自信，故未十分肯定的答覆憲文兄。未幾，我再度奉派到我駐日大使館服務，1964年9月襁褓來到東京，譯書之事就擱置不提了。

1965年1月，忽接到憲文兄1964年除夕的來信，並附台灣銀行現任總經理毛松年兄的公函，略謂本行自1965年起，積極推進翻譯經濟學名著計畫，其中 W. S. 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書，擬請惠予翻譯等語。同時，憲文兄的來信中更說：『此爲我輩上了年紀的人之一適宜的事業，敬請在公餘之暇，力予促成，並可造福青年學子』云云。我自從1951年辭去了台灣銀行總經理職務以後，一直擔任本行照支原薪的顧問，對於本行分派之事，我有應盡的義務，況且我對 Jevons 先生的這本書又有如上所述的興趣，衡以公誼私情，對此殊未便推辭。此時成爲問題的，就是我在東京之處境，頗不適於擔任此項譯書工作。因爲我所主管的經濟參事處，事務繁雜，人手不夠，我每日忙於對外的交往、對內的案牘，寓所內沒有傭人，公餘還得幫同內人料理日常起居之身邊瑣事，可以說日無暇晷。譯書之事既未便推辭，又無法擔任，實屬兩難！一日與本大使館主管僑務的李參事裕生兄商議，他認爲可找人代譯初稿，由我自任校訂，即可節省不少時間，他並推薦一位中、日、英文均佳的朱君。我與朱君面談後，亦覺其係適當的人選，但終以未能找到日文譯本作參考而作罷。另有一位我在東海大學教過的學生張貴園，正在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課程，他來看我，我就請他擔任初稿之翻譯。他的學識程度我所深知，由他來擔任此項工作，可謂『深慶得人』。於是，我就給毛松年兄回信，略謂本行積極推進翻譯經濟學名著計畫，足以彌補我國在經濟學上落後之一缺陷。承囑擔任一部，初以此項工作艱鉅，頗感躊躇；但鑒於此舉深具意義，並已覓得同學相助，始敢勉爲應命。惟以俗務叢六，交卷時日或需逾格延展。此信去後，翌週即收到復來的公函，謂交稿期限，並無限制。於是我可安心從容處理了。

未幾，貴園送其試譯的初稿數頁來，核閱之下，覺其對原文雖甚忠實，但譯文之措詞遣句，太嫌生硬。蓋 Jevons 先生文筆靈巧，中文詞句不易與之相配，此乃譯這本書之一大難點。貴園的譯文我必須大加修改，而修改起來，既須顧到原文又須遷就譯文，其煩難費時要比直接自譯多得多。因此請同學代譯初稿自任校訂的計畫，事實證明其不宜實施。但我已經函復台灣銀行答應下來了，又未可不履行諾言，迫不得已，只有親自動手了。我也和那位朱君一樣，想找一本日文譯本作參考，當可節省很多查字典的麻煩，不過朱君久居東京，他既找不着，我自亦無法找到。Jevons 先生這本書的日文譯本，查係出於小泉信三博士的手筆，小泉博士的寓所在港區有栖川宮紀念公園附近，距我駐日大使館不遠，由友人廣兼篤郎兄之介紹，特登門拜訪之。那時春寒料峭，室中爐火熊熊，小泉博士與綴甚高，笑談歡洽，話題轉到 Jevons 先生的「經濟學理論」一書之上，他大發宏論，盛稱此書在經濟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駁斥了古典派的勞動價值說，把現代的效用理論揭櫫出來，採用數學的方法，甚為正確精到；今日治數理經濟學或計量經濟學以及研究邊際效用理論的學人們，若不讀本書，則可謂是「不知本」。小泉博士本人愛好這本書，在1913年（大正二年）即根據其第二版譯成日文，行將殺青之際，適奉派到外國留學，乃將草稿送交福田德三先生。福田先生那時正監修「內外經濟學名著叢書」，遂依照其獨特的見解，將該稿加以修改，作為該叢書之第一冊出版，書名題為「經濟學純理」。據云福田先生所修改的，有很多尚待推敲之處，而且把饒有興趣的序文省略了。小泉博士深感此一日文譯本，亟有改版之必要。到了1944年（昭和18年），日本評論社有「數理經濟學叢書」之刊行，小泉博士特再根據原書之第四版，重新翻譯一遍，將序文及附錄全部譯出，並請寺尾琢磨及永田清兩位門人相助，於1945年（昭和19年）出版，題名為「ジェボンズ 經濟學の理論」。第一版只印2,000部，其後並未再版，坊間甚少出售。小

泉博士的藏書全部毀於戰燹，他自己手邊亦未存有此一譯本，殆已成為「稀見書」了。晤談已逾約定時間，日本宮內廳派車來接小泉博士去為明仁太子授課，遂匆匆握別，臨行承其以近著「論共產主義」一書見贈，情意拳拳，至為可感。我原擬俟我的中文譯本出版，奉送給他一本以為答謝，不意他竟於1966年秋「遽歸道山」了。

自與小泉博士晤談後，更增加了我翻譯此書的意願。可是上述的日無暇晷的困難依然存在。所幸我有早起的習慣，每日清晨除了守晨更禱告讀聖經及做健身體操之外，約有半小時至一小時的餘暇，平時係任意閱讀的時間，可全部用以譯書。自1965年3月起，即開始此項翻譯工作。惟因身邊瑣事待理，每日很少能够完整的工作一小時，平均起來還不到半小時。平靜無阻之際，一天可能譯數百字或千餘字不等，若遇有疑難，則除了乞靈於辭典及參考書籍外，首先就商於內人地欽。地欽的英文學識早年在上海聖瑪利亞女子學校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後更在北平協和及上海滬江大學進修，其程度比我高得多。我倆常常為了一詞一句的推敲，互相談笑，遲誤了進早餐的時間。李裕生兄係我博文書院鄰校文華書院的高材生，擅長英文，我常常向他問難，至今我手邊尚留有他替我譯解的若干字條。Jevons先生的數學造詣頗深，「經濟學理論」這本書之主旨在於倡導運用數學的方法以治經濟學。我在中學時代即愛好數學，高中畢業時數學成績甚為優異，在大學本科中亦曾繼續研修數學，自問數學程度不差，可是對於Jevons先生在原書中所作關於數學的講解，仍間有不甚明瞭之處，常請同事徐商務專員永齡兄幫忙。徐兄係清華大學畢業留美學理工的，數學較好，有一次為了原書²³⁷頁（按即本譯書165頁）的「三角數」（triangular number）一詞，他和我一連查考了多日始弄清楚。以上是翻譯過程中之普通情形，至於特殊情形如清晨須趕赴機場迎送客人，晚間宴會歸寢過晏影響了早起，或出差遠赴外埠，則一連多日未能譯一字，也是數見不鮮的。如此曠日持久，整整的拖延了兩年，於1967年3月殺青。

初稿完成之後，還得對照原書，校讀一遍，填空補缺，在在需時，交卷之期要遲至1967年年底，跟第一次與憲文兄談翻譯經濟學名著之時，殆已葛藟四易了。

二

William Stanley Jevons 先生 1835 年出生於英國的〔南威爾斯〕(South Wales)。最初在倫敦 University College 攻讀化學、植物學及地質學等學科。1854 年他 19 歲，由其老師 Williamson 氏之推荐，到澳洲雪梨新開辦的造幣廠任化驗技師。此時他開始涉獵到經濟學，閱讀過 Adam Smith 氏的〔國富論〕及其他書刊。1858 年 2 月 28 日寫給他的妹妹 Henvietta 的信中，曾經提及經濟學係一種計算人類勤勞之原因與結果的數學。1859 年從澳洲返回英國，再入 University College 學習希臘文、拉丁文、數學，特別選修經濟學。1860 年 6 月 10 日寫信給其兄 Herbert，略謂他致力於經濟學之研究，對於經濟學之真實正確的理論，頗有心得；並認為經濟學的理論，在原則上完全是數學的。他對於古典學派的著作，持有反對的意見。同年 7 月 25 日，再寫信給 Herbert，說他考試了兩個科目，一為精神哲學，一為經濟學；前者獲得了第一等獎，後者則遭受了從未曾有的失敗。關於經濟學他熟讀了十幾部有創見的名著，因此對於其他的講義則疏於注意。他滿以為經濟學可得第一等獎，誰知竟落在三等以下。蓋經濟學的教授與他意見不合，對於他的答案持有反感。他自認為他的見解甚為正確，他決定將他的理論公表出來，以期經濟學能够重建在合理的基礎之上。自那年七月以後的數個月內，他對於經濟學理論更有清晰的構想，在 11 月 28 日的信中，更肯定的說：經濟學的一般法則，只須加以適當的限制，即可用數學的方法表明出來。在其後的一年多的時間內，他續作經濟學理論之研討，並參證有關統計的問題。至 1862 年 9 月，遂在〔英國學術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 組內，提出了兩篇論文：一為〔週期

商業波動之研究」(*Study of Periodic Commercial Fluctuations with Five Diagrams*)，一為「經濟學之一般數學的理論概要」(*Notice of General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後一篇論文不外乎是他的「經濟學理論」的藍圖，實係一篇極重要的文獻；可是在當時古典派權威籠罩之下，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活生生的完全被沒煞了。Jevons 先生的失望與憤懣，在他的日記及函札中可以察看得出來。

自那篇「經濟學之一般數學的理論概要」論文發表之 1862 年起，至其「經濟學理論」一書出版之 1871 年為止，約經過了 10 年的歲月，就 Jevons 先生所發表的著作查考之，在此一長期間內，他幾與經濟學理論絕緣。從 1863 年起，他擔任 Manchester Owens College 的講師，至 1866 年升為教授，他的著作與經濟有關者僅有兩篇：一為 1863 年的 *A Serious Fall in the Value of Gold Ascertained, and its Social Effects set Forth*，一為 1865 年的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 Mines*。前一篇係以物價指數理論為中心的統計學的著作；後一篇係基於英國煤礦藏量之漸趨耗喪對英國可能的衰敗提出警告。這兩篇論文使他得享盛名成為第一流的經濟學者，可是他並沒有被尊之為理論經濟學家。蓋在此期間內，他主要的是在邏輯或論理學方面的研究，完成了兩部名著：一為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一為 *Principles of Science*，後者出版稍遲，前者在 1870 年即出版了。在經濟學理論方面却没有若何重要的著作發表。至 1871 年忽然有「經濟學理論」一書問世，不免令人有「突如其來」之感。其實，他在 Owens College 任教時，除了講授論理學之外，另開有經濟學的課程，並且經常使用相交的曲線圖以例解市場價格之決定。他對於自己的經濟學理論已有充份的自信，只因 1862 年在「英國學術協會」中所發表的那篇「概要」，沒有受到世人的重視，惟有隱忍抑鬱於胸臆而已。但到了

1870年，Fleeming Jenkin 教授出版了 *The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Labour* 一書，其所使用的數學的方法，與 Jevons 先生前所揭櫫的理論恰可為桴鼓之應，而 Jenkin 教授這本書却為世人所接受，Sir Alexander Grant 且收錄在其所編印的 *Recess Studies* 裡面。因此 Jevons 先生有「腴肉復生」、「沉冤得白」之感，隱忍於胸臆的抑鬱必須一吐為快，於是遂加緊趕工，僅以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撰寫這部反抗古典派開闢新紀元的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於1871年冬完成，立即問世。

Jevons 先生的「經濟學理論」之出版，對於英國古典派的經濟學不啻是直接的挑戰。當時古典學派之餘威尚在，這本新書在英國所受到的批評，仍對 Jevons 先生不利。新古典學派的大師 Alfred Marshall 氏首先寫了一篇評論，在1872年4月號的 *The Academy* 雜誌上發表，竭力為 Ricardo 及 J. S. Mill 等辯護，並謂 Jevons 先生的數學公式有些曖昧不明。其次為 Cairnes 教授的評論，他在其大著「經濟學之性格及邏輯方法」(*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全面的抨擊 Jevons 先生的見解。他說他對於數學固然造詣不深，但照他所理解的，經濟學的真理決不是用數學的工具所能表現出來的。殊不知 Jevons 先生經濟學理論的特點，在於主張用數學的方法以研討效用理論。在歐洲大陸上與 Jevons 先生的「經濟學理論」之出版幾乎是同時的有兩位重要的經濟學家倡導大體上與 Jevons 先生相同的理論。一位是「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的創始人 Carl Menger 先生。一位是 Lausanne 學派之代表人 Léon Walras 先生。遑同 W. S. Jevons 先生可以說是「鼎足而三」。近代經濟學之成立，係由此三人奠定基礎。但此三人都是由各自獨立的構想以發展，其學說並不相同。例如 Carl Menger 氏的代表作「國民經濟學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即避免使用數學的方法；L. Walras 氏的「純理經濟學要義」(*E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ou théorie de la richesse sociale*)則係以一般均衡理論為中心。惟對於效用理論，此三人在基本上却完全是一致的。效用理論在近代經濟學中所佔的地位之重要，已為大家所公認。自1871年以降，任何形式的經濟學理論，其沒有攝取效用理論者，殊不多見。若謂近代經濟學係以效用理論為基礎而展開，似亦不為過。至於數理經濟學之建立使整個經濟學界的態度為之一變，更是彰明較著的事實。Jevons 先生在運用數學於經濟學之上的先驅地位，Léon Walras 氏論之較詳細而又較適當。L. Walras 氏的「純理經濟學要義」一書，已由王作榮兄譯成中文，題名為：「理論經濟學要義」，列為台灣銀行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九種，請讀者諸君閱讀該中文譯本二、三兩頁及151至154頁，即可充份明瞭，免得我在此多所敘述。

如上所述，近代經濟學誕生的契機，特別是在英國，係由 Jevons 先生所發動，所以 Jevons 先生遂受到了近代經濟學界有識之士的重視與崇敬。Irving Fisher 教授在其大著「價值與價格理論中之數理的研究」(*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一書中說：「數學的方法在經濟學中已否獲得堅確的基礎，在 W. S. Jevons 以前，嘗試着要使用數學方法的，都失敗了……真正的確立了經濟學之數學方法的，實始於1871年的 Jevons (見該書1892年版109頁)」。W. Zawadzki 氏在其所著「經濟學中數學的應用」(*Les Mathématiques appliquées à l'Economie Politique*)一書中也說：「將 W. S. Jevons 尊之為數理經濟學之父，我想是一點也不錯的 (見該書1914年版91頁)」。O. Weinberger 氏在其所著「數理經濟學」(*Mathemati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一書中更說：「W. S. Jevons 係在數學的基礎上建立經濟學體系構造之第一人，他的大著「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學史上佔有永垂不朽的崇高地位」(見該

書1930年版 S. 94 頁)」。1936年係 Jevons 先生百年誕辰紀念，J. M. Keynes 氏撰寫了一篇講稿，題曰：‘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皇家統計學社〕(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內宣讀，其中有云：『Jevons 的〔經濟學理論〕一書，將立基於主觀的評價、邊際原理以及今日衆所週知的代數學的圖解等等之上的價值理論，用完成的形態表示出來，實係使經濟學進入近代化之第一部著作』。這篇講稿刊載在〔皇家統計學社雜誌〕(*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中(見該雜誌第99卷第三部 516 至555頁)。細心的讀者可以按覆。

Jevons 先生自從僅以一年多的時間，夜以繼日緊迫的寫作，於1871年冬完成了〔經濟學理論〕之後，他感到過度的疲累。有很長的一段時期，他放下了一切事務從事休息。其後對於經濟學的興趣，轉到關於景氣循環之探究那一方面。自1880年起，他準備再以數年的時間，完成其〔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著作；不意，在1882年旅居 Calley Hill 海邊時，竟瘁疾逝世，年僅46歲。撰寫〔經濟學理論〕這本書時，過於緊迫勞累，實係其瘁疾致死之主要原因。可以說 Jevons 先生是爲了這本書犧牲了他寶貴的生命。

小泉、寺尾、永田三人合譯的〔ジェボンス經濟の理論〕卷首，寺尾氏撰寫了一篇〔解題〕。我這篇譯序之第二節，除了我自己找了些參考資料之外，大部份係譯自那篇〔解題〕，盼能有助於讀者諸君對於 Jevons 先生〔經濟學理論〕這本書加深認識。

三

〔經濟學理論〕這本書之第一版，係由原著者 W. S. Jevons 先生親手編排，於1871年出版。經過了八年，即1879年原著者又親自校訂發行了第二版。在第二版發行後三年，原著者不幸逝世，過了六年，至1888年原著者之妻 Harriet A. Jevons，爲它印行了

第三版。再過了23年，即1911年，原著者之子 H. Stanley Jevons 繼續出了第四版。在 H. S. Jevons 為第四版所寫的序文裡說，他認為第四版也許係此書之最後的一版。只因近代經濟學已卓然成立，溯其源流，這本書仍為現代的經濟學人所需要，故於 1957 年由 H. S. Jevons 與美國紐約 Kelleyd Millman 書店洽妥，發行第五版。距第四版已逾46年。我這個中文譯本就是根據這第五版，比原書的第五版又遲了10年。等我將譯稿繕寫清楚，寄交臺灣銀行，再付印校對裝訂出書，然後送到讀者諸君手中，距原書之第一版，大概要相隔 100 年。

我這個中文譯本（以下稱「本譯書」）的內容，完全依照原書的第五版。計分：序文、正文、附錄三部份。序文部份，除了這篇譯序外，共有五篇，即每出一版有一篇序文。這五篇序文次序悉照原書第五版之編排。第一篇係 H. S. Jevons 為第五版所撰的序文，略述原書第五版出書之經過，並對於添補的附錄加以說明。第二篇係原著者 W. S. Jevons 先生為第一版所寫的序文，其要點係對英國古典派經濟學提出異議，主張經濟學應當立基於效用理論，作為苦樂之微積分學以處理；而研究經濟學應當運用數學的方法。第三篇是原著者為第二版所寫的序文，長達數萬言，與正文同其重要。蓋原書之第一版問世後，受到了各方不利於原著者之批評；但原著者對於他自己的理論充滿了自信，遂暢所欲言的予以答辯，發揮了他優越的學力與才華，實係經濟學史上甚為精彩的一篇文獻，盼讀者諸君詳細閱讀，勿輕易放過。第四篇係對原書第三版的序文，出於原著者之遺孀 Harriet A. Jevons 的手筆，簡短的說明第三版與第二版完全相同，只對於附錄中數理經濟學著作目錄略有增補，把原著者未見到的著作添了進去。第五篇係 H. S. Jevons 以孤哀子的身份對原書第四版所撰的序文，敘述其編訂附錄之經過及其侍奉母親為父親的遺著續出新版的情景，甚為親切感人。

正文部份共分八章，每章分為數節、十數節、二十餘節不等，

爲便於查考起見，譯文於每節之前，冠以（一）、（二）、（三）……序數字，這是譯者所增添的，其餘悉照原文。

附錄亦有五篇：附錄一，係 H. S. Jevons 以編者的身份對於原著者之利息理論所作的註解，題名爲 *On the Author's Theory of Interest*，其中除了釋明原著者的理論與後來所發展的邊際效用理論甚相符合外，並表現了 H. S. Jevons 本人對於經濟學亦有很深的造詣。套句我國的古語，可謂「W. S. Jevons 先生有子」。此一附錄和原著者對第二版的序文相仿，與正文同其重要，也請讀者諸君不要輕易放過。附錄二，係原著者所遺留下來的文稿之斷片，由編者檢出整理而成。這些文稿係原著者準備列入其所著的「經濟學原理」第二十五章中的，可以印證原著者對於資本之理解。附錄三，係原著者1862年9月在「英國學術協會」中所宣讀的那篇「經濟學之一般數學的理論概要」論文之轉載。百餘年後，我們得見原書之藍圖的真面目，亦云幸矣。附錄四，係原著者本人所撰寫有關經濟學的著作之目錄。自1857年原著者22歲開始作文時起至1882年原著者逝世時止，25年之期間內，關於經濟學之寫作，連轉載及重印者合計，共有50餘種；在原著者逝世後，至1910年爲止，20餘年之內，其遺著之轉載及重印者，亦有十餘種。附錄五，係原著者所編關於數理經濟學著作之目錄，原著者未見到由其妻補訂者均在內*，計自1711年起至1888年爲止，共有208種，在數理經濟學已是家喻戶曉之今日，誠如 I. Fisher 教授所云，此類著作已無需再強調其重要性；惟原著者在建立近代經濟學之初期，其切求見信於人之苦心，由此可見。

本譯書之譯例，關於：（一）譯文歐化，句長盈尺，（二）固有名詞除習見者外概不音譯，（三）附註引用的書名一律譯出，（四）譯者插話均在括弧（ ）內標明係「按語」等等，我所要說的，周憲文兄在其所譯的「國富論」及 J. S. Mill 的「經濟學原理」之譯序中都說過了，茲不贅述。但在其他方面還有幾點要特別提

出來交代一下：

(一) 本譯書內的詞句附以原文者，其用意與憲文兄在 J. S. Mill 的「經濟學原理」之譯序中所說明的完全相同，但其方式係先將那要附原文的中文詞句用「」括起來，接着將所附的原文用（ ）括起來，這樣可使所附原文的中文詞句界線分明。憲文兄在上述譯序第七節之末段即係如此。

至於不附原文之專名或特須注意之詞句，對於「詞」則用單引號「」對於「句」則用雙引號『』。

(二) 本譯書內譯文詞句下面有加了些小點……者，這是仿照中譯聖經之例，表示原文沒有此詞句，要加上這些詞句可使原文的意思較顯明些。

(三) 原書的腳註都排印在各該頁的底邊，本譯書却不易照辦。因為譯稿付印時，每頁的含量至譯文之何處為止，無法預知，譯者又不自任校對，未能在樣上妥為安排，只得對於序文之每一篇及正文之每一節內之腳註順序用①、②、③……標明，統移於各該篇、各該節之末。

(四) 關於若干名詞之翻譯，除了憲文兄在「國富論」譯序四之10所說的我完全同意外，在本譯書內，我還有與通常的譯法不盡相同的譯語，頗有杜撰之嫌。茲舉其較重要者如次：

(1) commodity 通常譯為「商品」，本譯書內則譯為「貨品」。

(2) degree of utility 通常譯為「效用程度」，本譯書內則譯為「效用度」。因之 final degree of utility 即譯為「最後效用度」。

(3) feeling 通常譯為「感情」，本譯書則譯為「感覺」。

(4) increment 通常譯為「增量」，本譯書則譯為「增份」。

此外，dimension 不譯為「乘量」，而譯為「次元」；critical point 不譯為「臨界點」，而譯為「幾希點」；identical

proposition 不譯爲「同一的命題」，而譯爲「互爲因果的命題」；data 有時譯爲「與件」，有時譯爲「資料」；logic 有時譯爲「邏輯」，有時譯爲「論理學」；mathematical 有時譯爲「數學的」，有時譯爲「數理的」；trade 有時譯爲「貿易」，有時譯爲「商業」，更有時譯爲「交易」；還有 a feeling of incapacity 譯爲「一種無能爲力的感覺」；truism 譯爲「用不着研究的道理」等等，均似乎是「以意爲之」。其實，我之所以如此者，亦有其自認爲適當的理由。這篇譯序已太冗長了，那些理由說來話長，恕不贅敘，只盼細心的讀者能予以會心的首肯。

我譯這部書，憲文兄除了鼓勵並督促之外，還另給了我一大幫助，那就是他覓得「經濟學理論」的郭譯本郵寄給我。原來 Jevons 先生的這本書，郭大力氏在民國 25 年即根據其第四版譯成中文了，由中華書局作爲大學用書出版。郭譯對於原文甚爲忠實，給我幫助不少。這個譯本是憲文兄從中央研究院轉借來的，久逾還書之期，我在此應當深表歉意和謝意。其次，學生張貴園也替我購到了小泉、寺尾、永田三人合譯的日文本。有了這兩個譯本作參證，使我對於自己的譯文增加了自信。不過錯誤之處，仍所難免，切盼高明指正，以期有裨益於青年學人。

最後的編務與校勘工作，是由齊濤先生與廖節惠、王德華小姐擔任，他們的熱忱與細心，使我感到滿意，特此致謝。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瞿荊洲寫於日本東京港區斧町寓樓

* 補訂的書目，1963 年紐約 Augustus M. Kelly Bookseller 重印原書時，改列爲附錄六，題名爲「數理經濟學書目之增添」，本譯書亦照改列。

第五版序

我在爲「經濟學理論」第四版所寫的序文中，曾大膽的預言那也許是此書的最後一版。事實上那一版在幾年以前就銷售完了；而「麥美倫書店」(Messrs. Macmillan)又無法重印那本書。但因這一本在十九世紀經濟學古典中佔有一席的「經濟學理論」，現仍繼續的有其需要，所以我很樂於接受由一位美國公司的代表提出的申請，將此書出一新版。

此書吸引人之處，不僅在於原著者措詞之透澈與新穎，而且是在於它把以前在思想上兩個彼此分開的學派結合起來——這兩個學派在經濟學上，一個主張用心理學的方法，一個主張用數理的方法。經濟學究應視爲是一項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學，或者說得更精確一點，是一項正感覺與負感覺的微積分學，抑或應視爲是研究在人類慾望的滿足上之偏好的科學，仍然是一件「聚訟紛紜」的問題。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那些拒絕或忽視把經濟學上的心理成份當作人類行爲科學之一部門來研究的人，爲數較少，那些作此種研究，並達成一項健全的結論，可用以使人類幸福達到最高限的人，爲數較多。

在本書第四版的序文中，我曾說明我立意要接續先父所編的「數理經濟學著作目錄」(bibliography of mathematico-economic writings)，將自1880年至1910年所有印行的這一類的書刊及論文之目錄編列出來；但鑒於此項工作距其完成之期尚甚遙遠，遂決定在發行新版時就不附載此項目錄。我打算稍後將此一目錄印成一個單行本。

很不湊巧，剛剛在第四版發行之際，我對於座落在「南威爾斯」(South Wales)礦谷的房屋之改築，深感興趣，數月之後，即辭去了Cardiff 學校經濟學及政治學的教席，而把全部時間用在改築

房屋之上。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我受聘擔任 Allahabad 大學新設的經濟學講座。所以從1911年以後，這個目錄的編製工作，只有時斷時續的進展；到了最後，我雖然還擁有很多的卡片，我卻把完成這個目錄的一切希望完全放棄了。

〔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發行的一套書目中，H. E. Batson 氏所編的1870年至1929年現代經濟學理論精選書目之出版，已部份的把我所擬編的目錄之目的達成了。Irving Fisher 教授所編〔數理經濟學著作之目錄〕，也是應當提及的；他的那個目錄首先是作為一個附錄刊載在他題名為〔Cournot 與數理經濟學〕的論文中〔見1898年一月號〔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其後刊載在他所編的〔Cournot 氏對於財富理論之數學的原理的研究〕(1927年經濟學古典叢書)一書中。Fisher 教授的目錄已經分類並加註解；對於至1897年為止所有出版的數理性格的經濟學著作，殆係一個近於完備的目錄。此一目錄在1927年再版時，他沒有把1897年以後的著作加列進去，因為，正如他在序文內所說，數學的方法之可應用在經濟學之上，現已普遍的為大家所公認，這一類的書刊如都包括在這目錄裡，其數量將增加得甚為龐鉅，而且也無需乎再強調這類著作之重要性了。

在準備刊行這本〔經濟學理論〕之第三版時，先母在 Foxwell 先生及其他數人協助之下，續編此一目錄至1888年為止，並將先父所未見到的幾種著作的題名添列進去。這些添列進去的都用方括弧〔按即〔 〕〕標明。在我編本書的第四版時，我把1879年以後的著作的題名統統省略了，因為如上所述我打算把這些著作的題名編列在單行本的目錄中。由於此一省略，使得第四版的價值似乎有所減損，在這第五版中，遂將那省略的部份予以恢復，除了校正了若干植誤之處外，與第三版的內容完全一樣。

回顧十九世紀邊際理論之發展，對於在美國的經濟學人的刺激

也和在英國一樣，將足以證明這本「經濟學理論」如今再一次的可資適用，這是我在結束這篇序文時之一項希望。此書之第五版是不是最後一版，我再也不敢大膽的預言了。